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一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蜀相

趙云孔明在蜀志固云丞相亮矣而蜀相兩字如吳志嚴峻傳云峻嘗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故以蜀相為題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蜀諸葛亮傳先生建安二十六年即帝位冊亮為丞相錄尚書事祠堂孔明廟也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廟有古柏武侯手植之　趙云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字乎亮祠堂前

有古柏世傳亮手植既無所據亦未必然若夔州絶句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豈亦手是植乎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今於柏言森森亦可矣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一作多好音

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詩泮水懷我好音王僧達詩楊園流好音　趙云兩句見公來此祠廟時乃春也故即春之景物言之謂其人已忘而物空自春耳空與自兩字句法起於何遜行經孫氏陸詩山鶯空曙响蟬月自秋暉其後丁仙芝霍國公主舊宅云林閑花自落門閉水空流也若春色字則選詩云春色滿皇州

三顧頻煩天下計

本傳云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又亮上疏曰先主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于草廬之中

言先主之自見亮亮為先主而仕皆為天下大計也趙云頻煩數數之義字則如晉庾亮辭中書令表曰頻煩者違出總六軍又如元魏彭城王勰曰臣猥何人頻煩寵授其見于詩則如亮信奉和法筵應詔詩云竊臣從散木無以預頻煩又潘泥贈張仲治詩張生拔幽華頻煩登二宮

兩朝開濟老臣心

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貞信之節繼之以死又亮表云興漢室還如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兩朝謂先主及禪也　趙云張華游俠篇云信陵西反魏秦人開濟疆開路其謀濟謀濟謂濟遂其事兩朝開濟以言孔明之事主其開濟者乃孔明所以為老臣之心也趙左師觸龍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晉書柏宣傳稱宣開濟篤素

出師未捷一云未用又未戰**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閔其志不遂也本傳云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卒于軍　趙云悼之深矣亮有出師表選有云淚淚沾襟而滿襟則盈襟之變也

卜居屈原作卜居一首原往太卜鄭詹伊家卜已宜何所居因述其詞成都記草堂寺府西七里浣花亮三里寺極宏嚴有名僧屢空居其中杜員外居處逼近常恣游焉　鮑云上元元年歲次庚子公年四十九在成都劒南節度使裴冕為成卜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焉所謂主人為卜林塘幽是也前注為嚴武非是

浣花流一作之水水西頭浣花溪名主人為卜林塘幽主人嚴武也

趙云世傳崔寧妻任國夫人逢一異僧濯其袈裟於是溪鮮花滿水因得名浣花溪學者以為然殊不知崔寧

者崔旰也公于永泰元年離成都正閙喪亂而公之卜居先在今春已有浣花之名舊矣公之居在水之東岸江流曲處公詩所謂由舍清江曲是也其址既蕪沒本朝呂汲公鎮成都日想像典型於西岸佛舍曰梵安寺之旁為草堂焉又詩所謂主人學者多為為嚴武大非也嚴武鎮蜀之歳月矣且西郊篇注又主人之云豈可便指府尹郭武地主或所館置之人皆可乎矣列子云逆旅之主人莊子云主人之鴈史載太公就齊封而行遲主人曰客何嬾也觀此則主人之義明矣

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

梁張纘啟常厭卜居幽僻屏避詛塵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曹子建詩云誰與銷愁 趙云為才卜居所以有已知之語孟浩然平田出郭少盤坂入雲長陶淵明云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客愁字黄魯直嘗云客愁非一種歴亂如蜂房意其止出於杜公而祖出未見以俟博聞

無數蜻蜓齊上下

一雙溪鷺對沉浮　趙云雖無數一雙字至易至熟若無所出而無數字如禮云哭踊無數及云修爵無數也一雙字如賜虞卿白璧一雙也蜻蜓上下今水面多然乃二月已有之矣梁簡文帝晚春詩曰花留蛺蝶粉竹翳蜻蜓珠此蜻蜓之見于前人也吳都賦云溪鷺鶬鶂泛濫其上此溪鷺之見于前人也彼溪字加鳥鷺字以勑在鳥傍出乎俗字耳按雜談錄唐河南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澂澈可愛丞相牛僧儒為尉一旦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于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溪上當有溪鷺立僧孺自負因舉酒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溪鷺宴未終戢而有溪鷺雙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又若齊上下沉沉浮其上下字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隨風而上下沉浮字雖祖出詩云泛泛楊州載沉載浮而連字則吳都賦之言魚云葺鱗鏤甲噞喁沉浮亦使使學者知公無

雨字無來處矣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一作入小舟蜀有萬里橋在浣花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欲做王子猷月夜泛舟詣戴安道也故有下句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　趙云公言或乘興之間則徑須要向往山陰做王子猷乘舟矣向字與上向草堂之向義同公身在成都便欲往吳地之山陰似乎大遠蓋以因萬里之名而起興故耳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遠一作老後漢陳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其一室乎文通詩秋日懸清光　趙云張景陽雜詩鳴鶴聒空林古詩他鄉各異縣也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趙云塞笛指言白帝城上笛也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

年一作千成都記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復曰巴蜀荆蠻荆楚也詩謂之蠻荆太史公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　趙云公自同谷入蜀之梓之閬又自蜀來夔故云巴蜀而樂史寰宇記載山自梁以表巴蜀分界事則巴與蜀相連之地也公雖在秦每欲適楚今至夔自問其自此將適荆州在幾何年也王粲詩云終適荆與蠻指言荆南也

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峴山

荆楚也　金屬襄陽有井在焉人呼為仲宣井云王粲故宅也　趙云公本襄陽人又從荆南欲歸襄州矣

梅雨

杜補遺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沾衣服皆敗黦又埤雅云今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其霖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汗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　趙云川中雖亦有此雨而土人未

識其名今公因見有此梅雨而著之

南京西浦道

玄宗幸蜀改成都置尹視二京號為南京杜正謬肅宗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非玄宗置 趙云公詩不妄作多記實以詔天下後世庶乎傳而可傳且南京西浦道之句本是言成都西浦道公欲著見成都改為南京用在詩句中如進艇首句云南京久客耕南畝也說文云浦水濱也西浦蓋江水西邊之浦溆如望云云南浦清江萬里橋是已蓋謂之浦上則公所居正在此矣豈非所謂西浦乎一本作犀浦蓋惑於今日成都屬縣之郫有犀浦鋪殊不思下有長江之句則犀浦道無江又有茅茨易濕之句則指言所居又有高龍喜盤溫之句則言終日所見之江如此豈是犀浦乎

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

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隨煬帝江都

夏詩梅黄雨細麦秋横楓樹蕭蕭江水平　趙云句有長江字乃所以見西浦者長江之浦也宋玉九辯云江水湛湛兮上有楓細雨乃所謂梅雨也楚詞云容容兮雨冥冥陳張正見詩云細雨灑梅林

茅茨疎易濕雲霧容難開　茅茨以茅覆屋也庾信小園賦穿漏兮茨茨　趙云上句乃所以指言其所居茅茨字起于尭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其在常人言之則如羅舍別傳云桓宣武以為別駕以官廨寺喧擾非静黙所處乃于城西池小州上立茅茨之屋見已疎字濕字則上漏下濕之義列子曰虹蜺也雲霧也皆天之積氣也而于陰重言之則衛瓘言樂廣云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而覩青天易云密雲不雨茅茨以疎而易濕已為可傷而雲霧尚密則雨意未已其為況如何也

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　鮑子歌曰蛟龍驍兮方遠遊郭璞江賦盤渦谷轉波濤山頽　趙云人以雨而憂屋漏蛟龍得雨而喜則為異

於人矣公所居之上有百花潭則宜有蛟龍矣高唐賦云盤岍巑岏則岸亦盤矣故言與岍回也公於夔州有詩云盤渦鷺浴底心性益龍之蟄鷺之浴以盤渦為樂也

為農 趙云揚惲云長為農夫沒此生矣故為農名詩非管仲農之子為農也

錦里煙塵外 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故命曰錦里公居在近郊無氛埃故云煙塵外

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 顔延年詩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曲禮大夫士去國 趙云左傳晏子云非宅是卜維鄰是卜揣用之耳故對為農任昉泛長溪詩絕物甘離羣長懷忽去國去王國也本於王粲詩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遠慚句漏令不得問丹砂 晉葛洪傳字字稚川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

曰葛仙公其鍊丹祕術悉得真法以年老欲鍊丹砂以期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砂帝從之

有客 趙云詩有客有客白白其馬故取兩字為題

幽棲地僻經過少 幽棲所居之地也經過往還也以所居之地幽棲少往還也謝叔源游西池詩逍遥越城外顧言履經過豈伊年歲别 趙云阮籍詠懷詩曰趙李相經過舊注引謝叔源在後矣

老病人扶再拜難 趙云前漢書有以老病罷

豈有文章驚海内謾勞車馬駐江干 詩寘之河之干兮注干涯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 趙云車言駐則如北齊劉逖秋朝野望詩云駐車憑險岈飛蓋立平湖馬言駐則魏文帝駐馬書鞭作臨渦之賦也漢

武帝云海內寡二梁元帝烏栖曲云共泛江千艫月華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飡劉安招隱詩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又詩于爲佳客又我有嘉客楚辭云又何足以淹留粗糲粗衣糲食也腐儒見題省中壁詩注　趙云戰國策嚴仲子進百金于聶政曰以爲夫人粗糲之費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趙云蓋公告客之辭言客若不以野外荒涼無可供給爲嫌但乘興來看藥欄也左傳云敢不供給王子猷云乘興而來

狂夫趙云左傳狂夫阻之題意主詩末句之義

萬里橋西一一作新草堂公渠居浣花里在萬里橋之西萬里橋寺見下居詩注百花潭水即滄浪成都記杜員外別業在百花潭臺猶在趙云按樂史寰宇記云萬里橋亦名

萬泉橋乃星橋之一也以諸葛亮故名其後明皇至蜀過此橋問名于左右對曰萬里橋上歎曰一行嘗謂朕更二十年因有難巡遊至萬萬里之外此是也橋今在城南門外西即浣花溪公之草堂在焉百花潭浣花之上游公言此潭即是孔子所聞孺子歌云滄浪之水也草堂之側有北萬里橋百花潭可以為詩對故公又云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所謂恰好處不放過矣

風含翠篠娟娟靜謝靈運詩綠娟娟清漣

雨裛紅蕖冉冉香趙云翠篠竹也紅蕖荷花也娟娟好妙之皃古詩云娟娟新月體冉冉漸多之皃選詩云柔條紛冉冉又云冉冉孤生竹

原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上言交態薄也趙云史云無使素飡之人久尸厚祿古詩云羽書時斷絕

欲填溝壑唯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公以狂自隱耳舊史言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

與田畯野老相狎蕩嚴過之有時不冠其具傲誕如此
趙云上句言將欲填溝壑而死矣卻唯只是疎放而不管此所以為狂也下句所以成不憂填溝壑而但疎放之句舊注卻云與田畯野老相狂相狎非矣

賓至
趙云左傳云賓至如歸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
舊史所謂結廬枕江也　趙云庾信夜聽擣衣云臨江愁思歌卜宅見左傳

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
趙云鮑照舞鶴賦云歸人衆之喧卑詩云宜民宜人　師云古詩喧卑避俗居江總詩山路日疎快

有容過茅宇呼兒正葛巾
諸葛亮葛巾羽扇指揮三軍　趙云古詩曰呼兒烹鯉魚

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
趙云蓋言手自鋤治者稀疎之菜甲因有客而小摘具嫩者為情意親密也　師云謝靈運永嘉記百卉

正發時聊以小摘供日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堂貲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趙云玉臺後集載楊令公令陳後主妹樂昌公主作詩其詩云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杜補遺漢初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語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曜即應劭八代祖也又管寧書曰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徵命　趙云一老公自謂也祖出右傳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憖遺一老松田所引是又謂無祖也　新添以今考之詩十月之交曰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趙豈不見乎憂我營茅棟携錢過野橋趙云沈休文詩茅棟嘯愁鴟崔駰詩野橋行路斷他鄉雖表

弟還往莫辭遙 趙云古詩他鄉各異縣

堂成 趙云魏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疾往居之

背郭堂成蔭白茅 以白茅覆屋也 緣江路熟俯青郊 趙云易藉用白茅而今所言則莊子渠特室席白茅為近謝玄暉和徐都曹詩結軫青郊路青郊者春麥益地青青然也非謂東郊為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 榿木名也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竹有籠筀名 趙云榿林籠竹正川中之物二物必于公卜居處先有之矣 暫止一作下

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趙云暫下一作暫止止字不如下字之穩

列子云鷗鳥舞而不下賈誼弔鳳皇亦曰覽德輝而下之飛鳥將數子將字起于鳳皇將九子也定字大則王者有定都凡居者有定居方可敵將字燕巢起於左傳燕巢于幕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墮無心作解嘲

揚雄傳有田一頃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左太沖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是玄虛

田舍 趙云陶淵明有田舍二首

田舍清江曲亦作上 柴門古道傍

趙云孟浩然云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盆公之草堂在水東岸之曲處今成都土人謂胡蘆灘者乃其處也西岸梵安寺之草堂特本朝呂汲公為師日想

像與刑為之耳本非在西岸也柴門古道傍則舊趙溫江之路杜元凱注左傳篳門圭竇之人云篳門柴門也

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趙云有禪師偈云法堂前草深一丈迷市井則其傍有市矣楊子云市井相與言

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櫸柳木名枇杷果也　趙云孟浩然燕子家家入楊花處處飛之勢也櫸柳枇杷川中多有之蜀都賦云其園則林林檎枇杷古詩枝枝自相對庾信樹樹秋聲

鸕鷀西日照曬翅滿魚梁鸕鷀水鳥也蜀人以之捕魚　趙云杜臺卿淮賦云鸕鷀吐雛于八九鵁鶄御翼而低昂陶侃侃母責其為魚梁吏而寄鮓

進艇趙云孔叢子之書有小爾雅一篇其中廣器有云小船謂之艇故公詩中言小艇而以進艇名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臥北窗明皇幸蜀號成都為南京置尹北兩都　趙云與上篇南京西浦道之用南京意同北望望中原也此其所以傷神也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趙云元相逐本自雙因道實事而為新語也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罌無謝玉為缸趙云羊衒之洛陽伽藍記曰彭城王勰戲謂王肅曰明日顧我為君設邾莒之飡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宋玉招䰟云鼈鼈炮羔有蔗漿瓷罌無謝玉為缸言以瓷罌盛之而已不須謝讓富貴家之玉缸也范曄官者傳論有云或稱伊霍之勳無謝于往載而鮑照喜雨奉勑作云無謝堯為君何用知柏皇

西郊 趙云易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 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遺王褒持節而求之故成都有碧雞坊成都記草堂去府西七里 趙云益州在漢以王陽叱馭過九折坂言之則褒雅之側益州刺史之治在馬成都本曰蜀郡隷益州其後曰益州蜀郡又改名成都意其貪碧雞之美名故成都有碧雞坊今在城北公草堂在浣花溪之上而浣花溪在府西七里則所謂西郊也草堂固是公野居之名其在秦州亦嘗於西枝村尋草堂地矣北山移文云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其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 成都記市橋水中有石犀蓋吳漢為賊將延岑所破之處趙云江路循江

之路矣孟浩然早發魚浦潭云日出氣象分始知江路闊又云愁隨江路盡又云江路若遑回晉陶侃傳侃見
柳曰此武昌官柳也梅在官曰曰官梅臨江則曰江海在野則曰野梅柳言細則漢有細柳營也梅言香則梁
簡文帝梅花賦云香隨風而遠度梁元帝詩梅氣入風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檢一作緘
藥囊趙云庾信詠懷詩穀皮兩書帙戰國策侍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檢藥囊一本作緘藥囊非是
無人競一作興一作覺來往疎懶意何長趙云舊本作競來往又競一作興俱非是
荆公本作覺來往且曰下得覺字好也載在鍾山語錄梁徐婦題甘蕉示人曰夕泣已非疎夢啼真太數唯
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又梁簡文帝冬曉詩之言婦人亦云會是無人覺何用早紅粧庾信奉和言志詩來往
金張館嵇康云性復疎懶古詩云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

所思 趙云張平子四愁詩每曰我所思兮又古詩有云所思在遠道

苦憶荊州醉司馬 崔吏部漪 謫官 一作居 樽俎 一作酒 定常開 趙云崔公蓋自吏部而謫為荊州司馬也其人必好飲者故以醉司馬戲名之

九江日落醒何處

一柱觀頭眠幾回 禹貢九江孔殷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九道潯陽記有九江之一曰烏江二曰蜯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隄江九曰菌江荊州路畔有一柱觀在山上土人呼為木履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詩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杜補遺渚宮故事宋臨川王義慶代江夏王鎮江陵於羅公州上立觀甚大而唯一柱又於城東北陵清暑臺元注一柱觀而在荊州路郡山上以故事考之非在山上也趙云九江在潯陽郡今之江州也樂史寰宇記云潯陽

古之苗國禹貢荆揚二州之境蠡彭蠡以東為揚州之域九江以西為荆州之域以此言之九江看落日處則在荆州也

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灧澦堆

瞿塘峡曰名灧澦石名也在水中荆州記灧澦如馬瞿塘莫下灧澦如象瞿塘莫上盤舟人以為水則也杜補遺古樂府淫預大如狀瞿塘不可觸唐子與父域出守巴西而卒子與奉喪歸巴東有淫澦名高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繞如馬傍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而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緣唐公灧澦古樂府作淫預　趙云謝靈運詩歎娛馮懷抱公所居浣花溪亦曰濯錦江志言濯錦以此水則色鮮明此錦水之義也

江村

趙云孟浩然永嘉浦館送張子容云江村日暮時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趙云清江是眼前江水之清也舊注引卻是施州清江縣矣沈佺期樂府有所思云坐看長夏晚秋月坐羅帷吳志張承言呂岱曰何其事事快也而陶淵明詩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自去自來一作歸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趙云公於閑居詩每道實事耳燕之自去來鷗之相親近禽鳥幽而自適也妻為碁局以弈兒作釣鉤以釣妻子幽而閑逸也此之謂事事幽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何一作無趙云張良多病王充論衡有云道家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陸士衡詩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詩云亦又何求而更何求字如梁簡文帝水月詩云萬里若消蕩一相更何求盛弘之荊州記載袁道縣乞人謂女子曰為何所須女子

曰所須之物願此山下有水晉書北外蕭然無辨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趙云柴門見前田舍詩注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趙云鮑明遠東武吟倚杖牧雞豚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趙云拔船頭川中舟人之語也拔有兩音其音蒲撥切義則回也乃回船頭耳

野老趙云字出丘希範詩材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又梁簡文帝曲水詩序都人野老雲

集霧散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趙云澄潭則所謂百花潭矣返照落日也纂要云日西落光返照于東謂之返景也長路關心悲劍閣劍門也閣棧道也片雲何意傍琴臺見琴臺詩注　趙云上句四念其初來蜀時道路之艱也絕照堂上歌行云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琴堂則司馬相如琴臺也蓋公自比其如片雲之飄蕩何事來蜀中新近相如舊所居乎何事一作何意不如何事之快

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公自注南京同兩都得云城闕也趙云去歲乾元二年之秋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乃今之東郡今復秋矣而王師未報收復所以悲也唯國都而後有城闕詩云在城闕兮陸士衡擬古詩云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成都既改為南京故公自注

以為得稱城闕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雲臺 賦客謂宋玉也山濤阮籍為神矣喻不涉形迹以神交也成都記望鄉臺蜀王秀所築 趙云京洛言長安與洛陽也字則陸士衡詩云京洛多風塵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平子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平子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作賦客而已作賦客指言班固與張平子也舊注差排作宋玉悞矣望雲臺亦所以望京洛也楚工之言引曰臣之精力盡如此矣

哀疾江邊卧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趙云親朋日暮迴則來相看者日暮必歸為可

傷矣故末句托之白鷗以見興意言我之臥病於江邊如白鷗本自水宿何苦而哀也古詩慷慨有餘哀曹子建七哀詩悲歎有餘哀

公詩凡使者通此三焉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言避亂奔散不知其所適也趙云公有諸弟一妹以干戈之際各避亂而他之古詩中所謂有弟有弟在遠方又云有妹有妹在鍾離是也列子載楊朱云弟妹之所不親莊子茫乎何之忽乎何適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苕苕萬里帆茫茫終何之陶潛胡為皇皇欲何之

拭淚沾巾血梳頭滿面絲趙云上句言以思憶而痛悼也拭淚字劉孝成春宵詩回紋桂反銀拭淚絕春線下句言自嘆其老也故末句有難得相見之句

地卑荒野大天遠暮

江遲哀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一作時

北鄰趙云潘尼應令詩聖朝命方岳爪牙司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詩不敢告勞趙云明府所以指言北鄰之人也盖有言之人不太守則縣令也謝靈運還舊園詩云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辭滿者辭去盈滿也蓋知足之義而句則言北鄰之人豈是辭滿故藏身而告勞乎

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皐劉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　趙作青錢蜀人謂見錢也幘謂之白幘則白綸巾白帢白帽之義楚辭云朝馳騁乎江皐

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山簡本傳云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郡民剗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

出娼游多之池上輒醉名之曰高陽池也梁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詩賦沈約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為安武王參軍兼水部郎初遜文章與劉綽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之何劉

時來訪老病步屧到蓬蒿 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趙云宋書曰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

南鄰 趙云左太冲詠史詩云南鄰擊鐘鼓北里吹笙竽

錦里先生烏角巾 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而角折人皆折角以傚之 薛云右按晉史羊祜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為容棺之墟

園收芋栗 一作栗 不全貧 史記卓氏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注大芋也成都風俗記曰大飢不飢蜀有蹲鴟 趙云舊本作芋栗非

是芋與栗所收之多可謂之園收若栗于園中不過一兩櫆耳慣看賓客兒童喜趙云魏野詩云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則今慣看而喜矣賓客字如漢書賓客滿門得食階除鳥雀馴言忘機也類狎鷗翁趙云緣置食在階除間而得雀得之以食所以馴擾舊注所言為勝義登樓賦有循階除而下降也左傳有如鷹鸇之逐鳥雀也秋水纔一作雖深四五尺野航一作艇恰受兩三人師云庾肩吾詩野航渡溪渚趙云世多惑于釋名云自關而東方舟或謂之船豈有恰受兩三人乎一本作艇艇乃去聲公進艇云晝引老妻乘小艇沈存中又云當作艇艇小舟也比甚費力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如今言一葉舟也杭即航也一葦猶謂之杭則野杭者不必言其大也宋鮑令暉詩有曰桂吐兩三抹蘭開四五葉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一作對柴

門一作離南月色新趙云皆道其實曾子曰白沙在泥與之皆黑陳張正見詩曰翠竹梢雲自結叢杜預左傳篳門圭竇注云今之柴門也相送當作相對別本柴門一作離南非是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老被樊籠役一云老恥妻孥笑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一作君曹趙云異縣指言青城也古詩他鄉各異縣公以旅貧之故不免有所投矣吾曹指言二少尹也首句一作老被樊籠役不若老恥妻孥笑之為快吾曹一作君曹尤為費力東郭滄江一作滄浪合蜀城之東一水合流西山白雪高西山近接維松上有積雪經夏不消趙云上句言成都之境舊注云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土人謂之合水是盖今有合江亭取此以為名矣公必用

此以言成都則公居浣花江上其水十餘里遂合城北江矣此滄江指浣花江言之也任彥升詩滄江易成响西山則松維州之外山也滄江方對白雪一作滄浪非

文章差底病趙云差去聲差病校也蓋公尚投異縣以千求自悼雖有文章可差得何病乎如蘇東坡謂一字不堪煮之類回首興滔滔趙云回首望家興滔滔而散漫矣論語云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 適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趙云傷哉君子之貧也易則思過半矣書外有州牧侯伯詩兄弟急難

野望因過常山仙趙云北齊劉逖有秋朝野望詩則野望兩字亦前人語矣

故公屢有野望之目少仙應是言縣尉也
縣尉謂之少府而梅黄為尉有神仙之稱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悠哉趙云上句言齊度馬非是當作齊馬齊鞍言下馬而與馬齊度橋也晉謠云五馬齊度江一馬化為龍乃言人與馬齊度江水今公詩句則言人與馬齊度橋上特挨傍馬齊渡而取字用耳詩悠哉悠哉而單使則如謝玄暉詩云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青城山名灌口地名昔秦守李冰踈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入村樵徑引甞果栗皺開趙云栗皺如蝟刺之包者果新出而甞之所以開其皺而取之比亦七月末八月初時矣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趙云南天則秋時之天方可言高幽人指言常少仙也

出郭趙云孟浩然詩平田出郭少盤坂入雲長則公之前有此出郭兩字故云詩又曰已知出郭少塵市又曰出郭眄細岑此篇與野望因過常少仙詩相連學者遂指為出青城之郭以詩考之領聯有不合者況下篇是過南鄰朱山人水亭乃是陳都浣花溪居之南鄰豈不可專為成都詩乎成都諸城門唯二東門曰大東郭小東郭則此詩公既來城中却自城中出東郭門繞城歸浣花溪上矣頷聯可以推見所望之處斷章可以見歸宿於所居也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蜀都賦家有鹽井泉斜景

雪峯西趙云學者執此詩接青城詩下遂謂鹽井雪峯指青城所接番地景物如此云西山之後有土

盐一種則有盐井矣殊不知西山土盐乃取於崖縫之間非煮井所為者雖雪山在青城望之為近然浣花溪上詩公每言西山則成都何處而不見邪以其四時雪不消故曰雪峯今以遠煙盐井工言之則成都唯出大東郭則東望簡州一帶可以遠見盐井之煙西望西山落日乃在其上且謂之遠煙尤見其義矣

故國猶兵馬公長安人**他鄉亦**一作正**鼓鼙**趙云上句言史朝義下句言段子璋是年五月中戌史朝義殺其父思明而襲僞位尚在公之故鄉不無兵馬也四月壬午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西川節度使崔光遠遣牙將花驚定平之斬其首者定既勝乃大掠東州至天子聞之而怒則至八九月間驚定之兵方息公在成都可謂之他鄉聞有此鼓鼙也公欲歸鄉則有思明之兵今在蜀中則新有段子璋及花驚定之辭是以歎耳孟子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吳大帝授孫慮大將軍詔有云寵以兵馬之勢也

古詩他鄉各異縣禮記數聲之聲

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師云鮑照詩認得舊烏栖子美言無得不悲也　趙云江城指言成都公詩有曰鼓角動江城又曰獨宿江城臘炬殘皆指成都大抵江濱州郡可謂之江城公詩言之不一矣謂今夜客則自此歸浣花溪上之客也平詩逐夜所聞之烏今夜復聞之於夜則古樂府有烏夜啼也以烏屬之江城則前漢書有城上烏尾畢逋也啼字在人言之號也泣也益泣而有聲者公感亂而與烏俱啼其傷至矣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趙云此篇公歸草堂時所作也所謂南鄰豈仍是前者錦里先生乎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歌滿樹小水細通池歸

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趙云竹琴差之句用陳賀修夾池脩竹詩云綠竹影參差也歸客公自言也曹子建公讌詩飛蓋相追隨

恨別

洛城一別 一作去 三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 因避亂入蜀趙云安祿山于天寶十四年乙未十一月反慶緒殺祿山史思明殺慶緒僭東京維亂中原至庚子上元元年為六年矣公有田園在洛陽故指洛為家 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 言道路險阻不可歸也 趙云上言時已秋矣而行於劍外也宋玉九辯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兵戈字祖出戾太子贊 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

勝司徒急為破幽燕趙云司徒李光弼也乾元二年歲在乙亥十月李光弼及史思明戰于洛陽敗之若以此所謂河陽近乘勝不應至次年七八月而後言矣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明戰于懐州敗之於七八月為近亦恐傳聞之悮而公言之與傷春時注巴蜀避遠今已收京而尚賦傷春耳幽燕史思明窟穴黍其於是年四月更國號大燕改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

寄賀蘭銛

朝野歡娛後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乾坤震蕩中趙云朝野歡娛指安禄山未反前也黄魯直過雎陽廟云乾坤震蕩風雲晦愁絶宗臣陷賦時用公下句四字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曹丕書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趙云上句言與賀蘭同來萬里橋之日也若

作道里之萬里則自長安來蜀不當著此字也又以言萬里推之則自新津歸成都府矣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見前注　趙云謝惠連詩分袂澄湖陰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哀陽源致古詩乃云延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勿云俱異域古詩與君俱異域飲啄幾回同趙云俱異域尤見賀蘭之別在他處矣飲啄則又以烏為譬矣莊子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身雖各異域至于須飲須啄則皆同之

寄楊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五嶺皆炎熱五嶺有桂故以桂得名見野望詩注宜人獨桂林杜田補遺山海經云桂林八樹在賁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賁禺即今之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嶺因桂得名從嶺以南際

海盡有桂樹唯柳象州最多　趙云廣南之地皆在五嶺外五嶺則大庾嶺騎田嶺都龐萌渚嶺越城嶺也又詩宜民宜人

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　趙云廣東多梅萬里外或云自成都言之實在一萬里之外或云以萬里橋言之又況明皇言一行謂朕行萬里之外廣南雖有雪既有梅花可玩矣又有雪深所以有下句之寬懷也

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　趙云古詩下言長相憶顏淵問為邦詩云懷我好音

江邊送孫楚遠付白頭吟　趙云孫楚指言段子也往為桂林之參軍而孫楚常為驃騎將軍石苞之參軍故以此之附白頭吟則公自以其詩為白頭吟也白頭吟祖事出西京雜記雖是司馬相如將聘妾文君作白頭吟相如乃止然其後遂入樂府為題如鮑照所作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氷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則意在責交好之有始終者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

分手開元末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寶至十四載祿山反連年絕尺書趙云分手字起於沈約一云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一云分手桃林塞望別峴山嶺古詩云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戎馬之際奔走遜亂未安所止也趙云未安居則安慶緒既死而史思明復熾戎馬字出老子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疎趙云工句言主簿之為冷官也唐人以祠部無事謂之氷廳趙璘云言其清且冷也比亦冷官之義矣下句又言諸相見無書信也何以知驛騎之為寄書信陸凱寄范曄詩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輕舟下吳會謂當下吳都會之地主簿意何如趙云工句則公自言其欲往兩浙也故下句問劉君之意以為何如吳會言會計之

會指會稽也

和裴廸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何限一作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黄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趙云謂之集則非一蟬矣下一集字方可與度字敵風物悲遊子登樓憶侍郎趙云上句以言其遊寄下句則公題下句云王時牧蜀也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杜田補遺金光明經云佛日大悲滅一切門又云無上佛日大光普照又云佛日清淨滿足莊嚴佛日暉暉放千光明别本佛作費作賞皆非趙云大低公所佛寺詩或贈僧詩必用佛書中字也師云古詩貪佛不貪僧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後漢王喬為葉令有神術則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周南太史公顏延平詩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趙云上句指王喬為縣令以比王明府也王喬顯宗世為葉令時謂郎古仙人王子喬也下句取太史公留滯周南以自比也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趙云上句以終葉縣郎官宰之句下句以終周南太史公之句凡詩一句說此一句說彼或一句詩人一句已已謂之變紀格驥病思偏秣師云張協賦老馬偏其芻秣鷹愁怕苦籠趙云比兩句則又以驥自比而望君之偏秣以鷹自比而不顧局促於籠中也看君用高義一云看歸恥與萬人同趙云言王明府之高義其待公也高出萬人之上矣字出吳越春秋伍子胥謂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唯一臨之曹子建美女篇佳人慕高義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言西南寒暑有異中土也）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一作盡）蜀雨幾時乾（楚詞泥汙后土兮何時乾　趙云此四句蓋實道其事言雖天道以六甲運行而西南寒暑有異中原故冬來只薄寒而多雨又可厭矣故公詩又曰蜀星陰見少江雨夜來多是已）行李須相問（盧諶詩簡才備行李　趙云左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說者以李為古之使字行李言行人也公望王明府遣人來問）窮愁豈自（一作有）寬（趙云所以須遣人來問無他以我之窮愁日甚無自寬時也家語孔子之言榮榮期明能自寬者也一本作有寬非望王明府之來問則豈在新津而王明府乃縣令乎史記虞卿以窮愁而著書也）君聽鴻鴈響恐致稻粱難

見一卷各有稻梁誅注　師云二詩末語皆有求於王也　趙云以鴻雁自況正有望于稻梁所以終其不相問之意廣絕交論云分雁鶩之稻梁

建都十二韻　趙云此扁今歲上元元年九月已後之作句言窮冬則十二月也按新史肅宗至德二載以蜀都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上元元年九月以京兆府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又按舊史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荆州為南都州曰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所以知公之詩作於九月已後所聞已審之時矣舊注以蜀都為南都非是如杜田正謬雖知引上之所云然其意專在正舊注以蜀都為南都之謬遂用此建都篇止言荆州為南都而作又北矣觀全篇

正包籠東南西北皆皆在焉具觧于後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半天下議在雲臺上後漢議功于雲臺

誰扶黃屋尊言誰為安王室也黃屋天子車蓋　趙云廟堂之求求所以尊王之術也書云海隅蒼生罔不率俾古注言蒼然而生則謂草木之屬而晉書高松戲謝安曰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則以蒼生為百姓矣胡馬於東則言史思明之兵於西則言吐蕃及西原蠻之兵是歲吐蕃陷邠州西京鑾輿還也故曰半乾坤雲臺後漢臺名今公所云議則廟謨之說也黃屋天子車之飾以引下句建都之義為尊王者也

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荊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東人謂關中父老也時明皇在蜀故云西極存　趙云門門以言南都東人望以言東都西極存以言西都而篇末之句

以言北都也建都分魏闕凡謂之都則有王者之制焉斯為分魏闕矣其建都也下詔闕荆門所以為南都除京兆府為上都之外河南府為東都自漢已然矣而又置南都西都北都實為異事恐失東人望指言河南府之人不服而有缺望之心也其如西極存却言以鳳翔為西都則所以為西極之重斯能保其存時危當雪恥恥國恥也梁惠王曰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計大豈輕論趙云雪者洗雪之雪魯公享孔子以黍雪桃是下句則公亦議建都之議為無益輕輕發耳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飜漢書應劭注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為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正則是謂太平反覆也　趙云東方朔傳云願陳泰階六符注云時肅宗即位已五年三階不為不正矣而尚未平所以愁萬國之牽裾恨不死漏網荷殊恩前漢志網漏吞舟之魚

趙云此以下六句公自謂也公甞為拾遺其職諫諍故有牽裾之語魏文帝欲遷冀州事以實河南辛毗諫帝不而起遂引帝裾公旣以言房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恐欲終罪甫以張鎬之救止放歸許於鄜州省其妻孥由是亦疎之矣故公云然

永負漢庭哭遥憐湘水魂痛哭屈原沈

賈誼傳可為湘趙云兩句通義公以賈誼自比也誼建治安之策有痛哭者一使漢庭字貼之則本傳云漢庭公卿無出其右也魂指言屈原也誼謫長沙過汨羅之水有賦吊屈原

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

趙云唐録載太平公主田師云陳琳詩二年江劍外園偏于近甸貨殖流於江劍見本朝太平御覧此杜公已前事也又未知復有祖出否

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

師云以況節士不得伸其志耳陶淵明田園將蕪胡不歸

趙云兩句成田園之義言其田園景物有如是也

衣冠空穰

襶言衣冠雖多而不濟危難貨殖傳天下穰穰皆為利往關轉久一作遠昏昏趙云兩句則公之難深矣衣冠穰穰雖多亦奚以為關輔昏昏風塵歷年不解也庾信云昏昏如生霧久一作遠非願枉一作唯駐長安日光輝照北原趙云長安日正用晉明帝所言日近長安遠日遠長安近故有此三字也照北原之義蓋以太原府為北都而陷於史思明帝日之光所宜照之矣枉一作駐非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趙云此篇專言吐蕃之亂也今歲上元元年歲在庚子吐蕃陷鄯州則其兵熾於西山一帶西山近接松維上有積雪人謂之雪山鼓角動江城言其震驚成都江城言成都也天地日流血謂多戰鬭也朝

廷誰請纓趙云楊子川谷流人之血請纓字終軍願請長纓以係虜濟時敢受死寂

莫壯心驚趙云公自悼其有濟時之志而壯心已銷故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梁書何遜傳不見揚州事　趙云題云東亭而詩云東閣但皆蜀州之東耳何以謂之亭可以謂之閣特一臨眺之所也梅屬於官故曰官梅與官柳之義同動詩興指言裴迪後人多用作杜公動詩興誤矣何遜在梁書卒於廣陵王記室舊注所云固然矣而以公詩逆之用比裴君則何遜遊於揚裴君寄於蜀其詠早梅詩同也蓋古人詠早梅唯傳何遜一篇而其梅是官梅耳見於毆陽率更藝文類聚及徐堅初學記中其題止曰梁何遜咏早梅詩詩曰兔園標物序驚時

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詩首云兎園則以梁孝王之園比之必在揚州太守園中也又云却月觀凌風臺應是園中之臺觀名按樂史寰宇記載楊州事有風亭月觀吹臺乃宋徐湛之所營而何遜梁人在徐湛之後豈在後更有此名乎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一作花可自由趙云上句言裴廸登東亭之際憶我所以有見寄之作下下句又言裴廸之見梅也謂之送客逢花則東亭應在蜀州城東必矣一作逢春非是蓋後句有亂春愁也

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一作春愁趙云言裴君幸不折梅以相寄若折來則使我傷歲暮矣曹子建幽思賦感嵗暮而傷心也若何更欲往看乎茍欲往看之則起春思撩亂矣此皆逼時艱難流離於外雖見花而感亦詩人之情也春愁一作鄉愁非蓋梅非專是長安有之無見梅

思鄉之義江邊一樹垂青發朝夕催人自白頭趙云言我草堂江邊亦有一樹將發又將傷歲暮而亂春愁則頭白可知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趙云詩言錦城中則指成都城內題謂之寄贈莫可考何地寄之豈在浣花溪上馳往地內便可謂之寄乎觀後卷嚴武與公詩云寄題杜二錦江野亭則自府中馳詩於浣花溪可謂之寄矣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趙云孫子荆書曰并敵一向奪其膽氣 師云謝承俊漢書郁丹膽氣過人纒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受鉞勢屈難為功趙云賜斧鉞然後征受鉞則為大將矣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趙云言王將軍之賓客皆武人耳豈有膽氣期於爲如如王君之高誼者乎此微言之耳賓客滿堂四字出漢書於王莽傳陳遵傳皆有之高義字祖出莊子盜跖篇而曹子建美女篇云佳人慕高義

遊修覺寺（前遊）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補　補遺南史謝惠連族兄靈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終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吾得及春遊徑石相（一作深）縈帶（師云吳筠賦山川縈滯勝概亦多）川雲自（一作晚）去留禪枝宿衆鳥（師云盧諶過山寺詩樓鴿逸禪枝）漂轉暮歸愁（趙云禪枝庾信周新州安昌寺寺碑云禪枝四靜慧窟三明而孟浩然東寺詩

亦云禪枝怖鴿栖公於佛寺詩或贈僧詩多須用佛家書字斯爲當體

後遊

寺憶新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趙云言遊者皆得見之無所私也）野闊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捨此復何之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趙云古樂府云春城起風色）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池水觀爲政（澄清而不撓也）廚煙覺遠庖（遠庖言其仁也）

趙云公眼前所見而寓意也漢書云書稱水曰潤下政令順時則水得其性比之謂潤下今唯見池水則於是可貼以為政字矣其意則又顧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為一焉沐浴羣生澤水萬世仁也揚清激濁滌蕩塵穢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變盈流謙智也顧子曰我得汝于池工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郊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

趙云力疾祖出越語范蠡曰寘為人客剛而力疾其後見於史則晉卞壼拒蘇峻力疾帥左右苦戰又戰記姚弋仲求見石虎虎力疾見之又南齊世祖力疾名樂府奏正聲使盧照隣詩序中亦曾使矣來詩一本作來時非身既疾矣而所得之詩多悲早春故添愁覺老也轉

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四海尚風塵趙云以海風塵切於望鄉也時東則有史思明西則有吐蕃故云成都有望鄉臺北望鄉字所祖

登樓趙云此在閬中已聞代宗車駕還長安之作又言吐蕃陷松維保州事舊本在成都徃新津詩中遂指為登新津樓而妄說紛紛正如古柏行乃夔州詩實言其氣接巫峽長而有廣大之語以為說者矣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趙云古詩西北有高樓謝靈運詩客心非外奬又有登臨海嶠詩錦江春色來一作水流天地玉壘浮雲變古

今師云言錦江春色自天地以來常如此而玉壘浮雲則變態古今不同　趙云兩句可謂雄麗含蓄之句乃傷時多難而景物不移也成都江曰錦江謂以其水濯錦則錦色愈明也蜀都賦曰包玉壘而為宇句云玉壘山名也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一作錦江春水流天地此或於登新津樓見成都江之來也便不如錦江春色來天地之含蓄而絫伯世取之非矣公又曰錦江春色逐人來於義則春色之來在天地中一氣浩大不可名狀時無古無今皆有變態如浮雲選詩云春色滿皇州論語云於我如浮雲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冦盜莫相侵

時崔旰起西山　趙云北極者北辰也語曰譬如北辰而衆星拱之則朝廷之尊安如此冦盜指言吐蕃蓋去年十月吐蕃陷京師十五日聞郭子儀軍至衆驚潰子儀復長安則朝廷似乎改矣而車駕已還此其終不改也而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成大震則來相侵矣故公告之以

朝廷如北極終不改移爾吐蕃特盜耳無用相侵犯也以此相應頷聯兩句見登樓時望全蜀氣象如此舊注崔旰起兵於西山非是崔旰反在永泰元年歲在乙巳相去三年不相干矣或云既在閬中作詩而詩及錦江玉壘何也蓋公初未聞已收宮闕遂有傷春五首於城上之作今此已聞車駕之復矣登樓遠望感去年吐蕃又陷松維保州故故詩主言蜀中之大疆界也

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趙云按資治通鑑廣德元年十二月丁亥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所載如此而已代宗竟謁陵廟與否無所考也以意逆之公於二年春作傷春詩時尚未與車駕當年十二月已還京師矣故傷之而有作後聞有承宏之事所以言朝廷終不改又聞顏真卿之請所以有還祠廟之句今以為閬中所作自謂灼然矣公托言後言之還祠廟又

自謂諸葛可以為之輔也考後主傳及諸葛亮傳並無祠廟之文唯後主傳注載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即寡人斯以祠廟為事矣諸葛作梁甫吟意在訊罪晏子之為相今公以諸葛自處而為其吟所以罪元載乎梁甫吟之詞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約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春歸 趙云此言歸時當春也非謂春色之歸至又非謂春色之歸住也

苔逕臨江竹茅簷覆地花 趙云言竹生苔逕而臨江花倚茅簷而覆地耳古燕歌行云楊柳覆地亦千條又云桃抽覆地春花舒非花落而在地也題云春歸蓋言從出當時而歸非言春色歸住若誤認題意遂有落花之義下句云歸到忽春華可見矣

別來頻甲子 見甲子泥泥塗注

歸到忽春華忽輕忽也　趙云別來者別上句之竹與花也公於四松古詩曰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與此義同公初自成都遊梓閬踰三歲焉故於甲子得謂之頻歸到則言歸成都也忽春華言倏忽之間是春公於四松詩又云避賊今始歸春草滿堂堂乃此忽春華之義矣左傳襄三十年絳縣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春華字如橘藻絕春華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師云曹毗賦念世路之多梗　吾生亦有涯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趙云鮑明遠詩倚杖牧雞豚　此身一作且應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歸雁趙云陳徐陵谷尹義言曰歸曰銜蘆此歸雁字所出

春（一作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雁，高高正（一作向）北飛。

趙云：萬里言萬里橋也。自西川來東川，所以為東來之客。今歲廣德元年，史朝義死，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公喜之，為亂定矣。然尚留於梓，江城指言梓州。雁以春而北歸，公之歸亦向北而不能，宜有斷腸之興矣。

三絕

此三絕皆怨交道凋敝、風俗衰薄也。初章言新合之情不能久，則莫若不見之也。次章言疏數之無常也。三章言莫若以歲寒自守也。公當亂離之際，奔走流落，而無上下之交故也。於詩寺率皆如此。　趙云：世有《天廚禁臠》者，洪覺範之書也，謂此為遺音句法，且曰子美詩言山間野外，意在訕刺風俗，如三絕句詩是也。余謂不然，且解于后。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蘂未應飛師云劉孝標賦斬新鼎物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趙云斬新字通方言也雨打字即常語涅槃經云風雨所打洪覺範云上兩句言後進暴貴可榮觀也後兩句言其恩重才薄眼見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之時雨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壞也又云小人之愚弄朝廷賢人君子不見其成敗則已如眼見其敗亦不能不爲之歎息耳故曰可忍醒時雨打稀如此則又自爲兩說矣蓋楸者梓木也與梗柟豫章同義眞材不可比之後進也若必欲比興則公以自況矣如楸梓之馨香倚釣磯間曠之地其花方新未便飛落既不忍收用且於醉裏亮過而落盡不忍在醒時爲雨所打打而稀少則雨乃所以譬患難豈得却謂之天恩乎觀其謂之雨打則非佳意矣

右一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趙云洪覺範云上兩句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後兩句言君子以家養正瑜瑾匿瑕山藪藏疾不發其惡而小人來革面諂諛不能媿恥也余謂此篇正有狎鷗之意彼以鸕鷀爲小人亦何所取義乎一日來一百迴亦豈有諂諛之意乎

右二

無數春笋滿林生柴門客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趙云蜀人於竹言上番則成竹又曰上筤筍下番則不成竹亦曰下筤筍

覺範斷此全篇云言惟守道歲寒也看筍成竹謂之觀其成材則可豈有守道之意乎

右三

客至 喜崔明府見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一作有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言尋常惟為鷗鳥往來未常有客至今也方除剪蓬蒿以待君子也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師云前漢陳遵食不兼味陶侃詩新醲接舊醅　趙云左傳盤飧寘璧易樽酒簋貳潘岳作夏侯湛誄有云重珍兼味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遣意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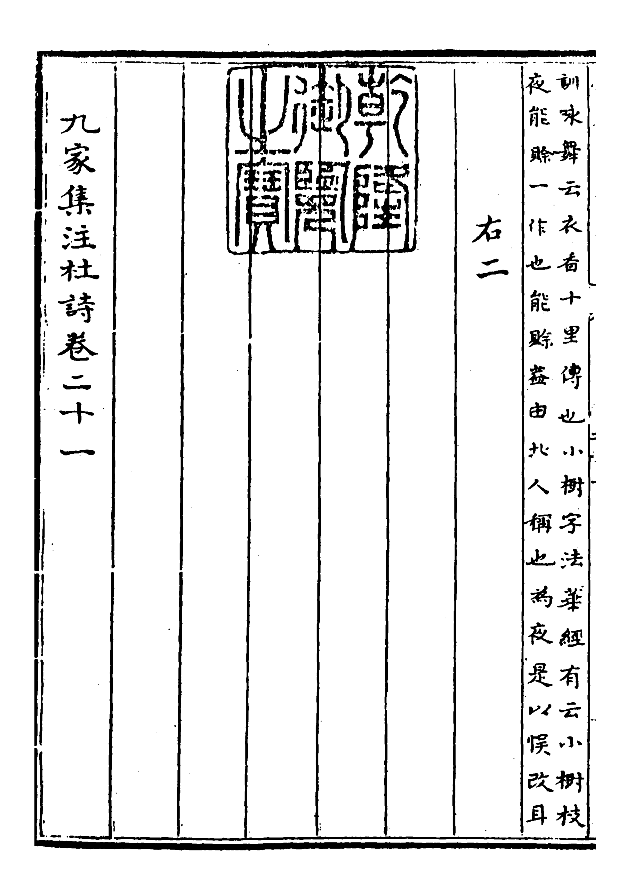
囀枝黄鳥近汎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遊絶幽居不用名陶渊明歸去歸兮請息交以絶遊

右一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舡明細火宿鴈聚圓一作寒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夜一作也能賖趙云野舡一本作野松非是蓋此夜景矣初弦字庾肩吾江州七夕詩初弦値早秋香謂之傳梁注

訓水鮮云衣香十里傳也小樹字法華經有云小樹枝夜能賖一作也能賖蓋由北人稱也為夜是以悞改耳

右二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唐珠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二　　宋　郭知達　編

近體詩

琴臺　成都記琴臺院以司馬相如琴臺得名而非相如舊臺舊臺在浣花溪正路金花寺北廂號海安寺梁蕭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魏伐蜀下營於此掘爲塹得大甕二十餘口葢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爲六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　相如居茂陵常病渴文君臨邛卓文女少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與歸成都　酒肆人間世　相如既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乃之臨邛

賣車騎酤酒文君當壚生自滌器於市也　趙云言以酒肆為營生之具爾莊子有人間世篇　琴臺日暮雲　趙云江文通擬休上人詩云日暮碧雲合　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　趙云沈佺期梨園亭侍宴詩云野花飄御座河柳拂天杯以花譬寶靨花鈿也覩野花如文君所留之鈿蔓草則詩云野有蔓草草之色綠如見其裙或以白樂天裙腰細草言之其義亦通　歸鳳求皇意寥寥不復聞　杜補遺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通遇無所將何悟今日升斯堂有艷淑女在此房室邇人遐愁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我栖得託字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興俱起翻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趙云夫相如以文章冠世固美矣而此段終非美事寥寥不復聞言行媒婚姻乃所聞者而挑之使奔自相如之死如此者未之聞矣為賢

者諱春秋之義令句
其微言責之者乎

漫成二首

野日一作月荒荒白春流泯泯清趙云周王褒送葬詩云寒近邊雲黑塵昏野日黃

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趙云梁簡文帝晚春詩渚蒲變新節公詩又曰渚蒲牙白水荇青

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陶潛以巾漉酒趙云言有酒之家必從之求酒飲也

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杜補遺世說云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則子美眼邊無俗物宜其雖病而身輕也

右一

江臯已仲春謝靈運詩曰日麗江臯又詩仲春喜遊遨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迴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眉老知余懶是真東山隱者　趙云楚詞朝馳騁兮江臯其後謝玄暉使幽客滞江臯清晨出子建詩

右二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人以三月水為桃花水江流復舊痕言復漲也　趙云韓詩章句於溱與洧方渙渙兮注云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古詩春水

似按藍 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 趙云古詩曰寄語故林無數鳥會入聲裏比毛衣崔植苦寒行云但聞寒鳥喧

江亭

坦腹江亭暖 王羲之東牀坦腹 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 趙云桓溫云為爾寂寂文景笑人 欣欣物自私 陶淵明賦木欣欣以向榮 故林歸未得 趙云王仲宣七哀詩飛鳥翔故林 排悶強裁詩 排去也 趙云周弘讓答王褒書云排愁破涕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趙云一本作蕭蕭風色暮則錯字眼矣又一本作蕭蕭風色暮却無義矣師民瞻本作風色蕭蕭暮是上官儀初春詩風色翻露文雪花上空碧

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趙云可謂善道事矣孟浩然鄰杵夜聲急亦詩人偶合益物理當然李商隱云渠濁村舂急則分明是使杜公之句

胡羯何多難樵漁寄此生趙云胡羯指言史朝義也是年三月史朝義弑其父思明而襲位改元顯聖

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趙云王仲宣公讌詩曰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而江文通登廬山香爐峯詩臨風默含情

早起趙云孟子早起施從良人之所之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趙云頗相關出於梁元帝別罷花枝不共攀別後書信不

相關也蕭綜悲落葉詩悲落葉何時還宿昔并根本無復一相關陳後主云風流豈云盡嬌態强相關

帖

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趙云一丘對緩步此不拘以數對數詩之老成者也漢書班固書曰夫嚴子者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故其後謝鯤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緩步字如傳云緩步而極溺童僕來城市缾中得酒還

畏人趙云選詩曰客子常畏人故公得以為題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一作峯落日低趙云公所居在萬里橋西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趙云謝靈運詩狷此永幽棲門逕一作逕沒從榛草無心待一作走馬蹄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趙云有底唐人語其甚底事也韓退之詩云有底忙時不肯來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趙云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而詩人用之如朝野多歡娛古詩少壯不努力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趙云以酒對詩詩人皆然陶淵明所以高世者此二物而已公恨不與之同時故曰後期也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趙云

芳菲之圃緣岸而為樵爨之舟倚灘而泊此於義本是緣岸芳菲圃倚灘樵爨舟而句法藏巧故云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趙云益道實事與夏夜歎所謂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同濁醪誰造汝一酌一作酌罷散千憂東方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杜補遺東方朔別傳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虫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朔曰此謂怪氣是必秦獄處也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　趙云魏都賦云清酤如濟濁醪如河一酌散千憂一可以敵千乃詩語之工也一作酌罷非

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趙云宋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

人便呼與酣飲仰蜂粘落蘂行音杭蟻上枯梨趙云蜂粘花蘂是也一作落絮非行蟻成行之蟻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趙云薄劣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薛云莊子曰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遠遊趙云楚詞有遠遊篇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趙云記曰所遊必有方迷方則漫行而不知所定止也鮑照擬古云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此之謂著處家矣或作迷芳非是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失喜言出於不自覺趙云胡騎走謂史朝義之兵稍衰者也

徐步

整履一作屐步青蕪荒庭日欲晡晡向午也趙云晡日晚也淮南子日至于悲谷是謂晡時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鬚趙云公此數篇詩皆道景為新句前篇云仰蜂粘落蘂行蟻上枯梨今云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鬚真冠絕古今矣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賈誼以才見忌實有醉如愚潛德於酒也

寒食

寒食江村路一作落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一作舍要皆去趙云要音平聲言有招要則皆去也鄰家閙一作問不

違趙云言鄰家之問贈亦不違而受之如左傳衛出公以弓問子貢之問舊本作開非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一作機趙云陶潛心遠地自偏

高柟趙云此應是下篇古詩風雨所拔之柟矣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劉先主所居籬角一樹遠望若車蓋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趙云凡木日景晚照不全照頂止照其旁故陰少令柟以高大則其旁枝葉濃茂故云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惡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趙云六韜云兩葉不去將成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翦還多趙云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陸士衡猛虎行云熱不蔭惡木陰惡木豈無陰志士多苦心即用管子矣翦字則甘棠云勿翦勿拜枸杞因吾有雞棲奈如何汝一作爾　趙云以惡木蔽障而枸杞不生因公翦去雜陰而有也翦去木枝似妨雞棲故云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莊子言櫟杜之詩匠伯不顧弟子問之匠伯曰彼散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也　趙云莊子云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才生也

石鏡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無幾物故王哀之取武都山土築為之塚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寞憐香骨趙云蜀王於冥寞之中憐此女子之香骨也冥寞亦取謝惠連祭古冢文號之為冥寞君也提携近玉顏遐美者顏如玉趙云提携此鏡以近女子之玉顏也衆妃無復嘆千騎亦虛還趙云上句言昔日專寵衆妃皆有嗟嘆今既死矣則無復嘆下句言人已葬矣送葬之千騎虛還而已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見石筍行注趙云埋輪借張綱埋輪為熟字也月宇似言容月之宇如蘂珠宮廣寒宮之義以此埋鏡月處然非深解以俟明識

聞斛斯六官未歸趙云此豈前篇所謂斛斯融者乎絕句云南隣愛酒伴而自注云斛斯融吾酒徒又自閬中再歸成都則有過故斛斯校書莊以弔矣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趙云南郡今夔巫之間酈道元注水經云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而上皆其城也夫為人作碑而至遠去索錢為可傷矣其求碑之人又可鄙矣此公詩句之奇也

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唐書以文獲財未有如李邕者左傳室如懸罄孟子猶解倒懸　師云管輅射覆云室家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工部用史中字非用事也他倣此　趙云為活蜀人方言倒懸言其室中飢餓不啻倒懸急於飲食之為解也

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蜀人呼釜為銼　趙云沈休文詩云荊扉新且故詩云野有蔓蔓

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趙云蔡興宗傳太尉沈慶之曰加老罷私門兵刀頓闕則言老而罷也應是常語故公又云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

絕句漫興九首 趙云題名漫興蓋書眼前之景而漫成耳別無譏誚

眼見一作前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 趙云言所見之客愁如睡如醉而不醒也下句言春色既無所倚賴而到江亭矣時三月春暮故有下句之可愁也 即遣花飛一作開深造次便覺一作教鶯語太丁寧 趙云即便遣花飛去此所以為春之造次也一本作遣花開非是造次率爾之義鶯亦惜花之飛而其語丁寧稠疊也師民瞻本作第九首

右一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 趙云野老公自稱也言親手種桃李之人固自有主因墻低可畫見他家之桃李即還是我家無異矣此足見公之不泥意於分彼此也 恰似

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趙云方藉見鄰家桃李以為翫而春風相欺吹折數枝矣

右二

熟一作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汚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趙云此篇專言燕也只道實事無所譏銜字俗旁著口非

右三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趙云破字下得奇沈佺期度安海入龍編詩云別離頻破月容鬢驟催年亦此破之義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

有限杯張翰詩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趙云以張翰句翻起新意新語也

右四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趙云上句王維所謂行到水窮處也

顛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柳絮桃花非久固之物故隨風逐水無有定止亦識以勢利相交也趙云作為狂怪之語別無所識

右五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日在掩柴門趙云懶漫而無所堪任所以不出村乃嵇康性踈懶而有七不堪是也柴門杜元凱注左傳篳門柴門也陶淵明歸去來云門雖設而常關

蒼

岧嶤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趙云此句法大似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而驟然誦之初不覺也

右六

糝逕楊花鋪白氊點溪荷葉疊一作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際鳧雛傍母眠洪覺範冷齋夜話云筍根稚子無人見世人不解何等語唐人食筍詩曰稚子脫錦絣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明矣贊寧雜誌曰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趙云筍根稚子則稚雞之子出古樂府有稚子班固用對鳧雛西京雜記太液池其間鳧雛鶴子布滿充積雉性好伏況其子之身小在筍之傍難見亦可知緣世間本有作稚子故起紛紛之說予聞韓子蒼子蒼

曰筍名稚子老杜不用食筍詩亦可覺範之說如此夫既謂之筍根稚子則稚子別是一物豈仍舊却是筍邪諸說皆非而贊寧穿鑿尤甚蜀中竹間有鼠大如貓成都人豈不皆知之且識之邪

右七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趙云葉可拈則三月時葉繁茂可引手而拈之也

人生幾何春已夏魏武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不放香醪如蜜甜趙云如密酣則家語載童兒之歌萍實曰甜如蜜也不放者不放脱之謂

右八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趙云宋鮑明遠詩翾翾燕弄風嫋嫋

柳垂道又陳徐陵折楊柳云嫋嫋河隄柳依依魏主營琅琊王歌云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

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趙云師民瞻本作第一首

右九

戲為六絕趙云此六篇皆言文章之難事公雖謂之戲而中有刀尺矣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周書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采綺豔為世人所尚謂之庾體宿學後生競相模範作哀江南賦猶為麗絕至今行於世　趙云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者以年則老以德則成也文章而老更成則練歷之多為無敵矣故公詩又曰波瀾獨老成也司馬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讀之飄飄然有凌雲之氣庾信作宇文順文集序曰章表健筆一付陳琳今人嗤

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趙云嗤點嗤笑點檢之也干寶晉紀總論有云蓋共嗤點以為灰塵而相詬病矣陸機豪士賦云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後生則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後生言在後時所生不必以年少為後生也令人嗤點其賦則亦公自謂矣庾信生於前故謂之前賢公生於後故謂之後生此又反其本傳中語也

其二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馳名號為四傑　杜補遺唐史李敬玄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王勃必當顯貴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哉　趙云楊炯不伏王勃而畏盧照鄰嘗曰媿在盧前恥居王

後峒意欲云盧楊王駱而公令云楊王盧駱則公語中已見品第矣四子之文大率浮麗故公之以為輕薄為文而哂之未休也孔子曰是故哂之下一哂字而許與見矣唐人王泉子之書載王楊盧駱有文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姓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數對謂之算博士然則公以之為當時體豈遏為抵排之說哉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趙云鮑明遠升天行云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老子曰名與身孰親列子云仁義使我先身而後名者也與名俱滅字則宋之問云南史之筆漏而不書東嶽之魂與名俱滅

其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謂漢魏文雖近風騷未識其大全爾

趙云此篇又再舉盧王二人言漢魏之文去古未遠終有風騷之氣而照鄰與勃轉為輕薄之文以文比之為劣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信君皆得逸才也杜田補遺前漢西域傳孝武之世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注四駿馬名也又禮樂志天馬歌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神注馬毛色如虎脊者有兩也　趙云文章之妙如龍文虎脊之馬皆可充君王之馭然或過都而蹶則猶不為良馬爾曹指盧王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若歷塊

其四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趙云數公指庾信楊王盧駱與夫漢魏諸人也自衆人觀之才力未易超跨之出羣字世說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羣

字亦指數公而出羣雄則蓋自負矣

或看翡翠蘭苕上 薛云郭景純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在芳草間文相輝映以比文章苕者華也

未掣鯨魚碧海中 言今之為文者止得小巧而已　趙云此兩句言數公者不過文采華麗而已而公所自負其出羣雄者如掣鯨魚於碧海非釣手之善氣力之雄安能然哉蘭苕事郭景純遊仙詩云云具見薛注郭止言珍禽芳草交相輝映而公取用言文章也鯨魚有力最難得者木玄虛海賦云魚則横海之鯨潘岳西征賦曰貫鰓屬毛掣三韋比此無一字無字處矣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不鹹苦正作碧色

其五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趙云此公之志也古人則指言屈宋

也論語必有鄰爲鄰字如天與地爲鄰也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屈原宋玉文才足以方駕並驅齊梁詩體格輕麗文之失始於齊梁也趙云言公竊自追攀屈原宋玉宜與之並駕矣恐與字如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之與言恐共齊梁之人皆作屈宋後塵爾一云公所以必追逐屈宋者唯恐不超過齊梁而鄰與之作後塵蓋齊梁詩體格輕麗公所不取也亦皆有義劉孝標絕文論云方駕曹王謂曹植王粲方言並也後塵應瑒與桓玄書曰敢不策馳敬尋後塵

其六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趙云陸機豪士賦序云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此兩句功用可敵陸機文賦云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則公之

意矣唐乾封郊祀詔曰其後遞相祖述禮儀紛雜而在文章言之則沈休文作謝靈運傳論曰異軌同奔遞相師祖李善注文選亦曰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然則祖述者文人烏能輒已邪故雖孔子亦曰祖述堯舜豈專自已出哉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薛云南史徐陵多變舊體有新意又北史庾信父肩吾與徐陵並為東宮學士文詞綺麗世號徐庾體趙云裁字即孔子不知所以裁之謝靈運傳論文曰延年之體裁明密凡文章皆有體文賦曰其為體也屢遷嵇康曰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製風流莫不相襲公令指言浮華者謂之偽體欲裁約之以近風雅亦無常師多求之前人以取其所長乃為師耳汝師者自謂之辭

江漲

江發蠻夷漲蜀水之源皆出夷地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海賦又以地軸挺拔而爭迴趙云揚子雲或問大聲高浪蹴天浮海賦浮天無岸游仙詩高浪駕蓬萊魚驚為人得蛟龍不自謀七發橫暴之極魚鱉失勢趙云公於溪漲詩亦曰蛟龍亦狼狽而況鱉與魚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公以道之不行故有乘桴之意

晚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趙云江淹別賦陌上草薰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帙杯乾可自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趙云緣王符著潛夫論故云然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趙云周庾信詩曰細塵障路起驚花亂眼飄風鴛藏近渚雨鷺集深條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趙云黃公綺公者乃四皓中二人既避秦矣以漢高祖欲易太子之故出而定太子又且入山是為辭漢晉庾闡閒居賦曰黃綺結其雲樓漁父欣其濯足故公逸詩又云黃綺未稱臣也巢由巢父許由也嵇康高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豈非皆不見堯耶題是朝雨而言此者蓋引下句草堂之興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

趙云言不必黃綺之入山巢由之深隱草堂幸有樽酒酒可以過此雨朝乃詩人之高興不必泥雨與晴也謝惠連翫月詩悟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趙云此在蜀州作

兵戈不見老萊衣 見休覓絲衣輕注 歎息人間萬事非 趙云兵戈字祖出庾太子傳贊列女傳老萊子行年七十著五色采於親側干戈阻隔父母妻子離散故未嘗見之也以此一端言之則萬事皆非有如是也

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 趙云韓君東省豈不足喜而公難之則艱亂之故在所疑也束皙補亡詩云眷戀庭闈注言親之所居也

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江陵縣有白馬洲趙云黃牛峽韓所經之地白

馬江蜀州江名今所稱亦然乃韓與公為別之處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湍迂回塗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語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日三暮黃牛如故此則取其經歷艱苦之處言之公詩凡寄遠及送行或居此念彼必兩句分言地之所在今將經峽而往乃自蜀州為別故有黃牛白馬之句馬舊注引為江陵非是

此別還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一作堪歸趙云此以別而流落為懷矣吳越春秋載越人之歌曰行行各努力古詩遊子悲故鄉今指言長安意者韓亦長安人同歸一作堪歸非蓋同字與各字相應也

贈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高適

傳道招提客招提見上登龍門奉先寺注詩書自討論趙云論語世叔討論之

佛香時入院杜補遺云維摩經曰如人入薝蔔林唯齅薝蔔不齅餘香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辟支佛功德香也僧飯屢過門趙云言燒佛香之際杜公時入於院中當僧之齋飯杜公屢過其門此所謂招提客矣聽法還應難支遁與許詢同講維摩經互為設難尋經剩欲飜飜繹也莊子曰飜十二經是莊子言孔子繙十二經以趙云舊注所引非說老子其云繙者委曲敷衍之謂非飜繹之義也十二經解者以為六經六緯非佛十二部經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揚子雲作太玄經解嘲序詩方草玄

酬高思君相贈高適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趙云牢落上林賦牢落陸離注猶遼落也故人供

禄米禄米俸廪鄰舍與園蔬趙云此實道其事爾故人豈正是高使君邪雙樹容聽法釋書云佛說法於祇園樹下三車肯載書趙云法華經有牛車有鹿車有羊車以比三乘也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趙云此答高君來詩之意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今公詩姑以著書則不敢為賦則能之耳

草堂即事趙云孔德璋北山移文云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李善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今公所建茅屋取此草堂兩字名之蓋有所據也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肅宗上元中大赦去年號止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

以斗所建辰為名故有建子月事始旣著朝廷改月號之始又著其所居之處止有獨樹豈不可謂之詩史乎周王褒送葬詩平原看獨樹高亭望列村 趙云此詩正以紀著

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賖 趙云六句皆實道景與事矣圓沙者禽鳥宿於沙上其有隱沙之跡必圓如魚沒痕圓之義無錢字庾信擬連珠曰胷中無學如手中無錢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衡青開幕府 見上送高三十五書記注 楊僕將樓船 漢征南越以楊僕為樓船將軍

漢節　趙云上句指言廣州節度使之幕而楊五長史者幕中之人也下句指楊長史也以楊僕比之

梅花外春城海水邊　趙云上句又指言楊也漢遣使者必持節大庾嶺古云多梅花廣州在嶺外故言梅花外下句指言廣州也古樂府云春城起風色廣州東南至海四十里故云海水邊

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　銅梁玉壘皆成都地名廣州合浦出珠使將旋言段功曹將還廣州也　趙云上句指言楊自廣有書來成都也蜀都賦云於東則負銅梁下句指言段功曹之還也珠浦乃合浦今之廉州廣州乃廣南東路廉州乃西路相去之遠楊長史豈在廉州乎故云珠浦使也　杜補遺云合浦廉州郡名方輿記曰合浦水去浦八十里有澗洲其地産珠郡國志云合浦海曲出珠號曰珠池嶺表録異云廉州邉海中有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歲刺史親監珠戸入池採老蚌劊取珠以充貢

貧病他鄉

老煩君萬里傳趙云公自言也公本家長安而蜀居於蜀則他鄉老矣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蜀城因隨龜行而築故勢斜紆不正　趙云鄉關指言長安也胡騎指言史朝義之兵也言鄉關以胡騎之阻故去之遠也下句言其寓居於宇宙內在蜀城之偏僻也舊注非是當如陶淵明心遠地自偏耳忽得炎州信廣在南故謂之炎州　趙云楚詞云嘉南州之炎德遥從月峽傳夷陵有明月峽　趙云樂史寰宇記於渝州之巴縣云有明月峽以山壁有圓穴如月明之舊注引非是蓋夷陵峽州也地理志無之雲深驃騎幕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夜隔孝廉船劉惔為丹陽尹張憑詣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惔出傳教求張孝廉船名同載

之人也雲深則自成都望之然矣下句言張判官用張之載云上句言廣南節度使之幕而張判官者幕中

蓋不見張而空望之之意恐比之夜隔則阻隔之隔

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也

送段功曹歸廣州趙云此詩當是今歲建寅月之詩蓋其句南海春天外故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一作蕩

明趙云峽與湖皆歸廣南所歷之地也故言峽雲湖日之景一作蕩船明是蓋妙在蕩字乃日在湖中而倒

射船中蕩漾也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白葛葛布趙云交州出丹砂葛雅川求

爲岣嶁令以丹砂之故也

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公所築也　趙云桓典為御史京師畏之常乘驄馬人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故以言魏侍御也　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趙云上句言遠遠見尋因留買藥之資後漢韓伯休賣藥口無二價摘字用耳下句公自以其居為文場杜預稍云元凱文場入幕旌旗動入王儉幕為蓮花池歸軒錦繡香時應念稱為武庫老疾書跡及滄浪趙云四句魏君必為幕客但不見在何處謝安謂郗超曰御可謂入幕之賓矣末句則公自以其居為漁父之滄浪也

徐九少君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媿無才趙云唐以少尹為行軍長史若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交新固是實事而新字於交言之則白頭如新也

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趙云此言徐少尹賞翫幽靜而又忘歸之實益公所居有臺焉

何當看花蘂欲發照江梅趙云徐君之好尋幽如此何當再來看梅之欲發而其花照江者乎杜公本言照江之梅而後人一例使以到處梅花為江梅余所不省也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比近也空聞二妙歸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趙云比鄰字前漢孫寶傳䘚寵請比鄰二妙以言范二吳十耳空聞其歸則序所云是也

幽棲

誠簡略良白巳光輝謝靈運詩澄此永幽棲范彥龍贈張徐州詩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肯重款柴扉范彥龍詩有客款柴扉魏文帝典論有論文篇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煖始開趙云禮記大夫自稱曰老夫左傳韋巿老夫江鸛一作鶴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墻來趙云一作江鸛非是益川中則多有鸛爾庚肩吾東曉詩鄰雞聲已傳愁人竟不眠繡衣屢許携家醞皂

蓋能忘折野梅趙云上句指言王侍御許携酒也漢侍御有繡衣直指劉悏每云見何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下句指高使君後漢書二千石皁蓋朱兩幡也能忘折野梅此有邀之之意字則陸凱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

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趙云霜威御史風霜之任也元稀聲贈皇甫侍御赴都四言詩肅子風威嚴子霜質也習池所以成山簡之語襄陽記曰峴山南習郁大池依范蠡養魚法種楸芙蓉菱芡山季倫每臨此池輒大醉而歸常曰此我高陽池也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用寒字

臥疾荒郊遠通行小逕難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自

愧無鮭菜趙云一作畦菜非是鮭音戶皆切晉人以魚為鮭菜也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謂三種韭空煩卸馬鞍移罇勸山簡頭白恐風寒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趙云楊惲傳田家作苦老瓦盆蓋川人以多年之物曰老東坡云老榼隨我久亦侍杜公老瓦盆之例矣揚雄之言鴟夷曰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傾銀注瓦趙作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杜田補遺酒譜云老杜共醉終同臥竹根蓋以竹根為飲器事見江淹集然徧閱江集並無竹根事唯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如聞傳上

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然樹葉山杯捧竹根此以竹根為飲器也趙云銀玉皆盛酒之器公詩有云指點銀缾索酒嘗又云甕罌無謝玉為缸銀玉貴富家之物所以指言少年也舊本作注瓦非特疊字而與銀字豈相類乎此詩乃少年携酒器過田家而田家語少年之所云故言或輕之於銀或注之於玉非不驚人眼也其與田家自瓦盆中喫酒而共於一醉終同卧在竹根之傍耳竹根字古詩云徘徊孤竹根杜田之說以竹根為飲器夫竹根固是酒杯矣酒杯既空豈可謂之臥乎又别是一物與傾銀注玉不相接雖傾銀注瓦亦不接矣

右一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趙云此句蓋八月時也黄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游波言行樂當及時也趙云黄衫應是唐人富貴

家之物觀明皇雜録載貴妃姊虢國夫人恩傾一時大治第宅棟宇之盛世無與比其所居本韋嗣立舊宅韋氏諸子亭午方偃息於堂廡間忽見一婦人衣黄披衫降自步輦有侍婢數十笑語自若謂韋氏諸子曰聞此宅欲貨其價幾何韋氏降階言曰先人舊廬所未忍捨語未畢有工人數百登西廂撤其瓦木以此推之所謂黄衫其黄披衫乎若今或單或袷蓋上之服矣

右二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匀圓訝許同趙云且以見櫻桃之爛熟矣憶昨賜霑門下省退

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唐制

賜近臣櫻桃有宴轉蓬自言流落如風之隨風任其轉徙也　杜田補遺唐李綽歲時記云四月一日内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趙云公嘗為拾遺通籍於朝故霑櫻桃之賜也初在門下省有宴故享金盤玉筯之嘗矣其餘仍許携去故云擎出也轉蓬則公傷其流落字則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而袁陽源効古詩乃知古人詩所以悲轉蓬也

即事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韝馬后傳蒼頭衣綠韝注韝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新添東方朔傳董君綠幘傅韝韋昭注韝形如射韝餘如上所引注笑時花近眼舞罷

錦纏頭　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時富人王元寶常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親友問曰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視屋角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趙云此篇贈女人之舞者直道其事耳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趙云曹子建四言長袖隨風悲歌入雲　此曲秖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迴聞　薛云白樂天詩注霓裳曲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進又鄭愚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以敬述所進為腔宣室志元宗夢仙子十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各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闋有一仙子前曰陛下知樂乎此神仙

紫雲之曲也趙云此曲秖應天上有亦詩人李張之語若以辭所引證天上有亦無害於義然四句古歌辭所載林鍾宮水調入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去人間那得幾回聞莫能考所以當俟博聞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一作騎馬誰家薄媚郎臨階下馬坐人牀趙云白面郎蓋言其富貴少年者耳李白亦云白玉雖家郎郎或作薄媚郎非是夫薄媚施之娘可也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缾索酒嘗趙云吳志孫權言甘寧曰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計略大丈夫也索酒字暗用顏延之好騎馬遊里巷據鞍索酒也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

潘岳為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趙云河陽蓋以比蕭八所治之縣也非華陽則成都矣

濯錦江邊未滿園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錦竹

華軒藹藹他年到錦竹亭亭出縣高

趙云華軒軒檻之軒選云珥筆華軒

他年則一二年前也令公所見非華陽縣廨則成都縣廨題云韋二明府則指言知縣明矣

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趙云古詩之言奇樹曰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拂

波濤三字恐其為釣絲竹矣

憑何十一少府邕覔榿木栽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

與致溪邊十畝陰趙云蜀人以榿為薪則三年可燒

憑韋少府班覔松樹子栽

落落出羣非欅柳杜篤首陽山賦長松落落青青不朽豈楊梅莊子云受命於地惟松柏獨正在冬夏青青杜田補遺本草楊梅味酸乾作脣止吐酒多食令人發熱生青熟紅肉在核上無皮殼其樹如荔枝而葉細生江南嶺南四五月熟唐孟詵云楊梅和五藏滌腸胃上林賦楊梅櫻桃羅

乎後宮列于北園　趙云兩句皆指言松也世說載殷中軍謂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羣器左傳云死且不朽櫸柳則蜀中所謂櫸木也公嘗云櫸柳枝枝弱則櫸不若松之落落矣楊梅其栽易蛀故不若松之不朽

欲存老蓋千年意爲覓霜根數寸栽　趙云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與天齊其久與地等其長故云老蓋千年意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盌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一作寒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趙云大邑邛州屬縣出瓷器今猶然也哀玉一作寒玉非

詣徐卿覓菓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側為美名以標奇麗李十五種内有綠李石筍街中却歸去見本詩注果園坊裏為求來趙云石筍街在今府城之西則往公草堂之路果園坊難考公詩又云邛州崔録事聞在果園坊公自注云坊名在成都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鄭當時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悲君隨燕雀公孫弘傳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薄宦走風塵陸士龍飄飄冒風塵賓融傳拔起風塵之中綿谷元通漢綿谷縣屬利州通漢水沱江不向春沱江在蜀城北三十里水不入秦

趙云此上句說何邕之去必是去利州而邕必是漢上之人也下句公自言其在成都也沱江在蜀城北自是可以向秦不向秦尚留蜀中勢不能去則公有懷故鄉之念矣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趙云惟其有不向秦之感故末句又重言之五陵見上哀王孫注馮少鄭春日詩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趙云老子戎馬生於郊遐云羽檄交馳漢書每云以老病罷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別賦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地濶峩眉晚天高峴首春趙云上句公自言其在蜀也峩眉山在成都之西南下句言鄭鍊之赴襄陽也

峴首山在襄州羊叔子墮淚碑所在也為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龐德公隱於鹿門屬襄陽也

重贈鄭鍊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趙云言罷使臣則鄭君必在幕中而去也其親必在襄陽故稱其貧而無一物以獻也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言雖清潔不為人所知也　趙云言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鄭之貧也感激見上注

九家集注杜詩卷二十二